儒林外史/第5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五回　添四客述往思來　彈一曲高山流水

下一回▶

話說萬曆二十三年，那南京的名士，都已漸漸銷一作「消」磨盡了。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，也有老了的，也有死了的，也有四散去了的，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。花壇酒社，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一作「名士高談」；禮樂文章，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。論出處，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，失意的就是愚拙。論豪俠，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，不足的就見蕭索。憑你有李、杜的文章，顏、曾的品行，卻是也一作「也是」沒有一個人來問你。所以那些大戶人家，冠、昏、喪、祭，鄉紳堂裏，坐著幾個席頭，無非講的是些陞、遷、調、降的官場；就是那貧賤儒生，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。那一作「哪」知市井中間，倒出了幾個奇人。

一個是會寫字的。這人姓季，名遐年，自小兒一作「小」無家無業，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。見和尚傳板上堂喫齋，他便也捧著一個缽，站在那裏，隨堂喫飯。和尚也不厭他。他的字寫的最好，卻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，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，由著筆性寫了去。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，他三日前，就要齋戒一日，第二日磨一天的墨，卻又不許別人替磨。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，也要用墨半碗。用的筆，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，他纔用。到寫字的時候，要三四個人替他拂著紙，他纔寫。一些拂的不好，他就要罵、要打。卻是要等他情願，他纔高興。他若不情願時，任你王侯將相，大捧的銀子送他，他正眼兒也不看。他又不修邊幅，穿著一件稀爛的直裰，靸一作「穿」著一雙破不過的

蒲鞋。每日一作「天」寫了字，得了人家的筆資，自家喫了飯，剩下的錢就不要了，隨便不相識的窮人，就送了他。

那日大雪裏，走到一個朋友家，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，踹了他一書房的落泥。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，心裏嫌他，不好說出，只得問道：「季先生的尊履壞了，可好買雙換換？」季遐年道：「我沒有錢。」那主人道：「你肯寫一幅字送我，我買鞋送你了。」季遐年道：「我難道沒有鞋，要你的！」主人厭他腌臢，自己走了進去，拿出一雙鞋來，道：「你先生且請略換換，恐怕腳底下冷。」季遐年惱了，並不作別，就走出大門，嚷道：「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！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！我坐在你家，還要算抬舉你！我都希罕你的鞋穿！」一直走回天界寺，氣哺哺的又隨堂喫了一頓飯。喫完，看見和尚房裏擺著一匣子上好的香墨，季遐年問道：「你這墨可要寫字？」和尚道：「這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。我還要留著轉送別位施主老爺，不要寫字。」季遐年道：「寫一幅好哩。」不由分說，走到自己房裏，拿出一個大墨盪子來，揀出一定墨，舀些水，坐在禪床上替他磨將起來。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，故意的激他寫。他在那裏磨墨，正磨的興頭，侍者進來向老和尚說道：「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。」和尚迎了出去。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，看見季遐年，彼此也不為禮，自同和尚到那邊敘寒溫。季遐年磨完了墨，拿出一張紙來，鋪在桌上，叫四個小和尚替他按著。他取了一管敗筆，蘸飽了墨，把紙相了一會，一氣就寫了一行。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，他就一鑿，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，鑿的殺喳的叫。老和尚聽見，慌忙來看，他還在那裏急的嚷成一片。老和尚勸他不要惱，替小和尚按著紙，讓他寫完了。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，向和尚作別去了。

次日，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，看見季遐年，問道：「有個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裏？」季遐年道：「問他怎的？」小廝道：「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。」季遐年聽了，也不回他，說道：「罷了。他今日不在家，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。」次日，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，要進去。門上人攔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混往裏邊跑！」季遐年道：「我是來寫字的。」那小廝從門房裏走出來，看見道：「原來就是你！你也會寫字？」帶他走到敞廳上，小廝進去回了。施御史的孫子剛在走出屏風，季遐年迎著臉大罵道：「你是何等之人，敢來叫我寫字！我又不貪你的錢，又不慕你的勢，又不借你的光，你敢叫我寫起字來！」一頓大嚷大叫，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，低著頭進去了。那季遐年又罵了一會，依舊回到天界寺裏去了。

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。這人姓王，名太。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。到他父親手裏，

窮了，把菜園都賣掉了。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。後來父親死了，他無以為生，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。那一日，妙意庵做會。那庵臨著烏龍潭。正是初夏的天氣，一潭簇新的荷葉，亭亭浮在水上。這庵裏曲曲折折，也有許多亭榭。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。王太走將進來，各處轉了一會，走到柳陰樹下，一個石臺，兩邊四條石凳，三四個大老官簇擁著兩個人在那裏下棋。一個穿寶藍的道：「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裏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，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。」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：「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，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。只是我們要學到卞先生的地步，也就著實費力了！」王太就挨著身子上前去偷看。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襤褸，推推搡搡，不許他上前。底下坐的主人道：「你這樣一個人，也曉得看棋？」王太道：「我也略曉得些。」撐著看了一會，嘻嘻的笑。那姓馬的道：「你這人會笑，難道下得過我們？」王太道：「也勉強將就。」主人道：「你是何等之人，好同馬先生下棋！」姓卞的道：「他既大膽，就叫他出個醜何妨！纔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，不是他插得嘴的！」王太也不推辭，擺起子來，就請那姓馬的動著。旁邊人都覺得好笑。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著，覺的他出手不同。下了半盤，站起身來道：「我這棋輸了半子了！」那些人都不曉得。姓卞的道：「論這局面，卻是馬先生略負了些。」眾人大驚，就要拉著王太喫酒。王太大笑道：「天下那裏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！我殺過矢棋，心裏快活極了，那裏還喫的下酒！」說畢，哈哈大笑，頭也不回，就去了。

一個是開茶館的。這人姓蓋，名寬，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。他二十多歲的時候，家裏有錢，開著當舖，又有田地，又有洲場。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。他嫌這些人俗氣，每日坐在書房裏做詩看書，又喜歡畫幾筆畫。後來畫的畫好，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。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，畫也畫的不如他好，他卻愛才如命，遇著這些人來，留著喫酒喫飯，說也有，笑也有。這些人家裏有冠、婚、喪、祭的緊急事，沒有銀子，來向他說，他從不推辭，幾百幾十拿與人用。那些當舖裏的小官，看見主人這般舉動，都說他有些獃氣，在當舖裏儘著做弊，本錢漸漸消折了。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，要賠種賠糧，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。買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，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兩。他沒奈何，只得賣了。賣來的銀子，又不會生發，只得放在家裏秤著用。能用得幾時？又沒有了，只靠著洲場利錢還人。不想夥計沒良心，在柴院子裏放火，命運不好，接連失了幾回火，把院子裏的幾萬柴盡行燒了。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，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，光怪陸離。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看。他看見好頑，就留在家裏。家裏人說：「這是倒運的東西，留不得！」他也不肯信，留在書房裏頑。夥計見沒有洲場，也辭出去了。又過了半年，日食艱難，把大房子賣了，搬在一所小房子住。又過了半年，妻子死了，開喪出殯，把小房子又賣了。可憐這蓋寬帶著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在一個

僻淨巷內，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。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、女兒住。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。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。右邊安了一副櫃臺。後面放了兩口水缸，滿貯了雨水。他老人家清早起來，自己生了火，搧著了，把水倒在爐子裏放著，依舊坐在櫃臺裏看詩畫畫。櫃臺上放著一個瓶，插著些時新花朵，瓶旁邊放著許多古書。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，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。人來坐著喫茶，他丟了書就來拿茶壺、茶杯。茶館的利錢有限，一壺茶只賺得一個錢，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，只賺得五六十個錢。除去柴米，還做得甚麼事！

那日正坐在櫃臺裏，一個鄰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閒話。那老爹見他十月裏還穿著夏布衣裳，問道：「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，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，而今都不到你這裏來走走。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，事體總還是好的，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，借個大大的本錢，做些大生意過日子？」蓋寬道：「老爹，『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』！當初我有錢的時候，身上穿的也體面，跟的小廝也齊整，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，還搭配的上。而今我這般光景，走到他們家去，他就不嫌我，我自己也覺得可厭。至於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，那都是窮人，那裏還有得還出來！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，那裏還肯到我這裏來！我若去尋他，空惹他們的氣，有何趣味！」鄰居見他說的苦惱，因說道：「老爹，你這個茶館裏冷清清的，料想今日也沒甚人來了，趁著好天氣，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。」蓋寬道：「頑頑最好，只是沒有東道，怎處？」鄰居道：「我帶個幾分銀子的小東，喫個素飯罷。」蓋寬道：「又擾你老人家。」

說著，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著店，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。教門店裏，兩個人喫了五分銀子的素飯。那老爹會了帳，打發小菜錢，一經踱進報恩寺裏。大殿南廊，三藏禪林，大鍋，都看了一回。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，到寶塔背後一個茶館裏喫茶。鄰居老爹道：「而今時世不同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，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。」蓋寬道：「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，不知見過多少事，而今不比當年了。像我也會畫兩筆畫，要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，那裏愁沒碗飯喫！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！」那鄰居道：「你不說我也忘了。這雨花臺左近有個泰伯祠，是當年句容一個遲先生蓋造的。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，好不熱鬧！我纔二十多歲，擠了來看，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。而今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，房子都倒掉了。我們喫完了茶，同你到那裏看看。」說著，又喫了一賣牛首豆腐乾，交了茶錢，走出來，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，望見泰伯祠的大殿，屋山頭倒了半邊。來到門前，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裏踢球，兩扇大門倒了一扇，睡在地下。兩人走進去，三四個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裏挑薺菜，大殿上樑子都沒了。又到後邊五間樓，直桶桶的，樓板都沒有一片。兩個人前後走了一交，蓋寬歎息道：「

這樣名勝的所在，而今破敗至此，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！多少有錢的，拿著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，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！」鄰居老爹道：「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，都是古老樣範的，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櫃裏，而今連櫃也不見了！」蓋寬道：「這些古事，提起來令人傷感，我們不如回去罷！」兩人慢慢走了出來。鄰居老爹道：「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。」望著隔江的山色，嵐翠鮮明，那江中來往的船隻，帆檣歷歷可數。那一輪紅日，沉沉的傍著山頭下去了。兩個人緩緩的下了山，進城回去。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。次年三月間，有個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，請他到家裏教館去了。

一個是做裁縫的。這人姓荊，名元，五十多歲，在三山街開著一個裁縫鋪。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，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，也極喜歡做詩。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：「你既要做雅人，為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？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？」他道：「我也不是要做雅人。也只為性情相近，故此時常學學。至於我們這個賤行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，難道讀書識字，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？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，他們另有一番見識，怎肯和我們相與！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，喫飽了飯，要彈琴，要寫字，諸事都由得我。又不貪圖人的富貴，又不伺候人的顏色，天不收，地不管，倒不快活？」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，也就不和他親熱。

一日，荊元喫過了飯，思量沒事，一經踱到清涼山來。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。他有一個老朋友，姓于，住在山背後。那于老者也不讀書，也不做生意，養了五個兒子，最長的四十多歲，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。老者督率著他五個兒子灌園。那園卻有二三百畝大，中間空隙之地，種了許多花卉，堆著幾塊石頭。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，手植的幾樹梧桐，長到三四十圍大。老者看看兒子灌了園，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，煨好了茶，喫著，看那園中的新綠。這日，荊元步了進來，于老者迎著道：「好些時不見老哥來，生意忙的緊？」荊元道：「正是。今日纔打發清楚些，特來看看老爹。」于老者道：「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，請用杯。」斟了送過來。荊元接了，坐著喫，道：「這茶，色、香、味都好，老爹，卻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？」于老者道：「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，到處井泉都是喫得的。」荊元道：「古人動說桃源避世，我想起來，那裏要甚麼桃源，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，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，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！」于老者道：「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，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，也覺得消遣些。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，可好幾時請教一回？」荊元道：「這也容易。老爹不厭污耳，明日我把琴來請教。」說了一會，辭別回來。

次日，荊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，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，在那裏等候。彼此見了，

又說了幾句話。于老者替荊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。荊元席地坐下，于老者也坐在旁邊。荊元慢慢的和了弦，彈起來，鏗鏗鏘鏘，聲振林木，那些鳥雀聞之，都栖息枝間竊聽。彈了一會，忽作變徵之音，淒清宛轉。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，不覺悽然淚下。自此，他兩人常常往來。當下也就別過了。

〈(維基編入者著：　五十五回版本)〉

　　看官！難道自今以後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《儒林外史》的麼？詞曰：記得當時，我愛秦淮，偶離故鄉。向梅根冶後，幾番嘯傲；杏花村裏，幾度徜徉。鳳止高梧，蟲吟小榭；也共時人較短長。今已矣！把衣冠蟬蛻，濯足滄浪。無聊且酌霞觴，喚幾個新知醉一場。共百年易過，底須愁悶；千秋事大，也費商量！江左煙霞，淮南耆舊，寫入殘編總斷腸。從今後，伴藥爐經卷，自禮空王。

〈(維基編入者著：　五十六回版本)〉

　　看官！難道自今以後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《儒林外史》的麼？但是他不曾在朝廷這一番旌揚之列，我也就不說了。畢竟怎的旌揚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Discuss